

鄭東貧書



水車

詩長征叢書之三
影痕著

資料室

SKBC
MG
I226
189

海星詩社出版

1 9 4 1

MG
I 226
189

——詩長征史料之五——

中國畫刊 (第一卷第二期)

詩歌的上街

金江寒

新詩歌的發展，已有二十年的歷史，二十年，雖會有它不朽的光輝，然而我們一留心這二十年的成就，仍舊未能免「差強人意」的。

「詩言志，歌詠言」這話當然是很對，可是所謂近代詩人們，往往以自己之志，歌自己之言，而忘却了羣衆，離開了羣衆，這是我們到處可見到的事實，也未免就令人有些寒酸了。

抗戰未發生之先，在詩壇上流行着一種口號：「詩歌走癡運」，還不科學的說法，固然是一方面在顯示着「中國詩歌前途的黯淡」。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算是近代詩作家的耻辱呀！及至抗戰開始一個偉大的時代來臨，一般人都有一個共同的期望，期望在神聖民族抗日的戰爭中，詩歌能够發揮偉大的力量，如同法國的「馬賽曲」「卡爾馬紐爾」一樣。詩歌充實戰爭的力，詩歌要領導羣衆，然而，相反的，詩歌的不够不够太不够，這種不够，我們還不能說在量的方面不多（其質量的方面也不爲不多），我們只能說，詩歌沒有迎上大時代的要求。拿個例子來說，大公報，會爲轟動一時的「朗誦詩」，像高蘭穆木天等，可爲誇耀一時。然而時過境遷，依然是石沉海底，沒有人再去理會它了。我們不

(1)

(南)12165



3 1774 7161 6

能說「朗誦詩」是沒有成效，「朗誦詩」是有它不減價值的。現在問題，不是「朗誦詩不朗誦詩」，而祇看是否能「大眾化」，「普遍化」，「永久化」。民間的歌謠，在字句的組織上，並沒有現代詩歌那樣規則，可是它的「普遍」和「永久」，却是值得注意的。我們就拿「山伯送友」來看，「九弟說話太哆唆，爲甚麼田坡比崇禰，三篇文章如花朵，說話如同唱山歌」。這些順口開河的東西，三歲小孩即會念念有詞的，在「說話如同唱山歌」這句，我們可連想到山歌也是爲民間所最流行的，可是，在實質上「山伯送友」，也就是一大篇類似山歌的作品。山歌我們也不能說是要不得的，祇要我們能够運用得適當，一樣能够發揮偉大的力量。說到這裏，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冀望，就是詩歌曲：「通俗化」「大眾化」……。

近來西安市鐘鼓樓舉行「街頭抗敵詩畫展覽」，這種運動，是早就應該必需的，尤其在這荒漠的大西北。

元旦日懷着新的希望，步到這個街頭的藝場，鐘樓下，趨着行人的脚步，兩壁上懸着詩與畫，人們的眼光都落在上面，這偉大藝術的創造，聲與色的配合，可說是抗戰中的突擊隊伍，於是，我心中有了一個迴響：「詩歌上街了」。

詩歌上街，在彭痕先生是一個熱情的詩歌創作者，他的詩歌作品里，是脫去了公形主義，而充滿了新的活力，新的創造精神，老實說，，在生活中體驗出來的作品，才是偉大的。在「中國畫刊」創刊號上載有劉丙辰先生的「民族復興戰爭中偉大作品的產生問題」一文里有這麼一段：「我忽然想起來前幾天報紙上看見一個消息記載這次歐戰中，在英法的戰場里，有兩個法國的青年文藝作家，但他們却佩帶了「志願兵」的符號在作戰，詢問他們的緣故，則答是想收集點小說材料。我想，大概他們是想作第二個雷馬克，第二個N. 普利鮑依吧！可喜的是像這樣的第二個雷馬克和N. 普利鮑依，我們中國現在正多着呢！」是的，我

很希望像雷馬克和H·普利鮑依這樣偉大的作家，多多出現，同時，我還有一個祝禱，祝禱我們的青年文藝作家，在祖國的砲火里，洋溢着熱情，作一個有力的戰士，在砲火中成長，在砲火中壯大！

彭痕先生畢竟也是個青年，看他的「探報」，「黃河的激流」，「五月的農村」，「青紗帳裡的太陽」……都是從戰線上打出來的東西，我們讀了，確實有無限的感慨！不過我們還有一點感覺，就是彭痕先生的作品，有時還沒有達到今日理想的要求，有些地方還是有些雕飾，有些偏重技巧，固然「貨真價實」，然而，在這一個廣大的宣傳的場所里，似乎是還不能夠做到徹底的「普遍」。

在目前，抗戰轉入新的階段，我們希望聲與色能強調起來，最近，我們希望詩歌要到鄉村去！

——詩長征史料之四——

工商日報（西安版一九三九。一二。二五）

藝人的盛會 雁

（本報特寫）深入敵後最近從前方歸來的「街頭抗敵詩畫展覽會」，昨（二十四日）下午三時在本市東南小學內招待西京市藝人，當記者來到會場簽名的時候，已有不少來賓正忙於簽到。領導該會之影痕先生，馬上出來同記者握手。影痕先生穿着灰布大衣，和那和藹憔悴的面孔，不言就知道是飽歷風塵的。經過和記者一度的談話，知道影先生是廣東人。影先生曾在東京舉行有名的國際詩個展，七七抗戰爆發，被日本當局捉了去坐牢。歸國後，鑒於抗戰文化工作之亟待開展，遂聯合留日同學及文化青年組織街頭抗敵詩畫展覽會，去年在武漢首次公展，繼着便開上北戰場去，在華北的前綫敵後農村各城鎮作普遍的展覽宣傳，收效實為鉅大。並且將在前線所見的我軍民英勇事蹟，抗戰情緒，以及敵軍暴行等，都作成實際性的作品報導。現畫家周克難王夢真等正在趕製畫作，明年（一九四〇）元旦在本市鐘鼓樓展出。影先生拿許多作品出來讓記者看，記者詳細翻閱一過，覺得篇篇生動，尤其配合着彩色的漫畫，更引人入勝。但記者個人的意見。最好銀裁再能通俗些，更能適合街頭大眾的口味，使宣傳更能收到普遍的效果。

三點鐘了，文化界、新聞界、藝術界到會的已有百餘人。彭先生宣佈開會，首先報告該會過去工作，接着說明該會爲了配合戰時需要——供應前線文化食糧——擴大農村抗戰宣傳工作——溝通南北戰場文化的隔阂，所以決定二萬里文化長征！長征路線爲武漢、開封、晉城、洛陽、西安、漢中、成都、重慶、貴陽、桂林、衡陽、曲江。沿途聯絡各地的文化界組織文化通訊網，深入農村用文化的力量推動抗戰的政治軍事，並希望西北的文化藝術界多予以熱烈的幫助。彭先生說完後，來賓說話的很多，對彭氏的苦幹精神，一致表示敬佩，並願盡力幫助其完成長征之偉舉。熱烈的交換意見以後，便開始用茶點，同時舉行餘興，朗誦詩，抗戰日本歌，小調，京戲，口技，應有盡有，會場的空气活躍得要爆炸，最後全體合歌「義勇軍進行曲」散會。記者於歸途中猶預祝我們的文化戰士勝利的完成這偉大的文化長征！

——詩長征史料之一九——

力報

(桂林版一九四〇。一一。一六)

二萬里的文化長征

記街頭詩畫展

本報記者文朗

(本報特寫)街頭抗敵詩畫展覽會，是一羣留日同學和愛好詩畫的青年所組成的，他們荷着歷史給予的使命，把藝術推展到街頭，農村，前線，作為啓發羣衆戰鬥情緒的工具。讓大家都清楚生與死的民族革命戰爭，是要全民族與構成全民族的每一個人武裝起來，緊握已有的戰爭武器，抵抗敵人的進攻，從戰爭中獲取民族的生命。

這樣，他們就在二十七年六月裏，離開武漢，沿平漢路轉道臨海，進入太行山，中條山及廣大的西北戰場，在萬山叢中，黃河邊岸，攜着詩畫，持着來福槍，和其他的游擊戰士一樣，用自己的生命，去摧毀敵人野蠻的侵擾。這其中，他們進行了無數次的反掃蕩戰，和三次的大反掃蕩戰，敵人動員了近三萬的蝗軍，企圖摧毀我們的游擊根據地。其間常被敵人包圍，又包圍了敵人，終於在二十八年七月間圍困在晉城，他們不得不忍痛，棄掉了

詩畫，喬裝賣燒餅的農民，混出敵人的包圍圈，當他們跑到西安的時候，身體爲飢餓折磨得困倦不堪。在這裏，他們又製作了戰鬥器具——詩畫，重新踏上征途。在寒風凜冽，雪花飛舞的北方的春二月，翻越寶雞過去的秦嶺。秦嶺離地面達二千多公尺，花了五天工夫，才爬上山頂，腳底盡爲野草刺破，行時血滴雪上，回頭後途白雪，劃下一串紅色的足印。過秦嶺到城固，在西北聯大萬人熱烈同情的氣氛裏，度去一個時期，在這裏，他們沒有白晝時間，極力將過去眼見的敵人暴行，寫成報告詩畫。

三月從沔陽到成都，費時月餘，在鄉村展覽他們的詩畫，獲得鄉民極大的幫助，從成都到重慶又去兩月，在這兩月裏，他們缺少食物，衣服，甚至每人只剩一套衣服，換洗亦成問題。

到重慶，正當敵人企圖以轟炸毀滅重慶的時候，因而他們八月展覽後，不得不在九月間離別重慶。在漫長的征途中用他們的腳步行，這其間翻山越嶺，饑餓窮困，都未能動搖他們的戰鬥意志，是什麼力量，叫他們這樣耐勞和不斷的戰鬥的呢？讓敵人回答吧！

他們在熱烈歡喜聲中抵達桂林了。並且在昨天，他們在樂羣路街頭牆壁上，展出他們的詩畫，這些詩畫告訴我們，敵人的殘暴，抗日戰士的英勇，老頭子，老婆婆，青年男女們，是怎樣打游擊，探情報，破公路，這些都會加深我們的仇恨，增強我們的自信力的。

詩畫展覽，是一點鐘開始，到下午四時停止，可是當太陽沒入地平線，黑色天幕拉下來時，人們還用電筒照着看，從這裏我們知道民衆是非常愛好他們的詩畫的。

——詩長征史料之一二——

揮戈文藝月刊（創刊號）

贈二萬里——北戰場到南戰場

長征詩人影痕

牧 丁

你，詩人，人類正義的心靈，
用火熱驕傲的筆，
蘸着憤怒，苦痛……
把你詩篇鈎成粗澀線條的畫面，
擺在十字街頭讀者的面前！
（不，你這深入淺出法，
是放在一切讀者的面前！）
你用真實的內容衝破了
固有的
形式；把習慣的字注上了
新鮮的生命。就憑這就是
一顆猛烈的炸彈！
那怕睡不醒那做着「三月夢」的人，
也許他們都是屍骸！

你，詩人，人類正義的心靈，
你燃燒的眼睛，
你燃燒的感情，
你燃燒的脚步，
你燃燒的手勢……
你在為祖國爭自由的燃燒的砲火里，
在日本強盜暴殘的
也是懦弱的
密集砲火的重圍里，
用你詩人燃燒的智慧，賣油條的
是你，割漁船的

是你，扶耕犁的
是你……
（那時，我們每個詩友都關心你的安全）
你終走出了晉東南多險惡的山地，
帶給了我們的是時代的喇叭，吹得
更響的健壯詩戰士！

你，詩人，人類正義的心靈，
勝利的宣導者，擔起你的詩囊，
擔起種族的苦難，
擔起祖國人民的希望……
打風砂的北國走向長夏的南方，
也就是由寒冷的冬天走向了生長的季節！
你，詩人，苦難的戰士，
一天到了你預期的目的地，
打一打
身上的征塵，回頭望你走過來的路，
也許嫌二萬里太短，
太近，
我從
你燃燒的心靈里看見你有更遼大
更遼大的希冀！

一九四〇，四，一六夜於成都。

目 次

澹墨色的禾場

沁河之夜

我伏在麥田里

水車

母親

馬燈

六月流火(報告詩)

窗

刑場

夜集

青紗帳裡的太陽(長詩)

(全書一千四百行詩)

澹墨色的禾場

淺黃色的殘霞溶化落黃河灘，
天空里不知什麼時候，
掛上一圓渾圓的月亮，
村姑和婦女識字班的「同志」
圍在澹墨色的禾場上。

稗堆底下站着一位政工女隊員，
月色照在她的臉上，
反射着活潑的光芒。
村姑和婦女識字班的「同志」
圍圍的圍攏着她，
有的要她講戰場的故事，
有的用歌謠向她溫存。
村童們在樹腳下偷望着，
手里捧着一隻飯碗，
他們害羞的不敢跟姊姊，
走近陌生的女人身邊。

小玲今年才只十四歲，
民族解放的洪流，
把她沖激到黃河灘上。
她看見禾場上的村姑，

就會想起她的弟妹和爹娘，
她的家，
是在祖國最南的海邊。

有時她想起了家鄉，
就要不自知的掉淚，
然而同志們的安慰，
和工作的興奮，
就會使這一切想念，
都拋向了雲烟。
她望着土台上的那兩幅藍布漫，
和舞台前那盞出會的大油燈，
給風吹着在閃，
她才記起自己臉上的油彩，
今天演完了戲還沒有卸裝。

工作喚起她的興奮，
祖國的命運擺在她的眼前。
她又活潑地做着民運，
在禾場上作抗戰的宣傳。
她站在犁堆底下做着姿態，
唱着救亡歌曲，
村姑和婦女識字班的「同志」，
都噙動着嘴唇學唱。
歌聲在禾場上盪漾着：
「中華民族不會滅亡！」

沁河之夜

今天我們炸毀了敵人的車輛，
敵人增援大隊追尋着我們。
夜，是游擊隊的防禦網，
中條山、太行山、黃河的邊岸，
我們天天和敵人捉迷藏。

我們在潞河放兩口槍，
敵人的大砲儘往那邊亂放，
我們的隊伍却已偷渡着沁河，
去包抄敵人的後方。

我們動員壯丁、村長，
從小童到老婆娘，
偵探、引路、運輸、破壞公路，
中國的老百姓是一張秘密的間諜網，
敵人的全盤計劃都在我們的手掌。

民衆就是我們的戰鬥員，
他們知道怎樣愛自己的祖國，
愛自己的軍隊，
有祖國和軍隊，
他們的生命才得到自由保障。

我們的軍隊還沒有到來，
老百姓就替我們燒好了晚飯。
壯丁、運輸隊、牛車、
一列一列的等候在河旁。

敵人的大砲向着我們相反的方向亂放，
砲火的光燄燒紅了天邊，
它還擊地不絕的咆哮，
我們在暗地里偷笑，
我們的輜重一車一車的拖過了河床。

驢馬的涉水聲，
叮叮咚咚，
水花濺在蘆葦的花上，
馬燈的影子，
在水裏拖得長長。

今天我們炸毀了敵人的車輛，
敵人增援大隊追擊着我們。
夜，是游擊隊的防禦網，
我們的隊伍已偷渡過沁河，
去包抄敵人的後方。

• 我伏在麥田里 •

淡黃色的月亮，
濕灰的雲塊把它壓得扁扁，
不服氣般的沈進雲海裏，
幾回掙扎都仰不起身臉。
離塊般的雲鱗，
只吐出兩條翳抑的澹光，
整個宇宙都好像圍困在濃烟里，
渾濁，灰黯、沉悶。

我肩負着國家交付給我的重任，
三萬多個同志的生命，
都在我一人身上。
我像是一顆流星，
又像是一枝連續的箭，
在迷蒙的夜里，
看準了沒有人的道路，
從這個村庄飛到那個村庄。

我看着指北針和圖表，
走近敵人駐屯的各個村邊。
從狗吠聲，馬嘶聲，人的叫囂聲，
我偵察出敵人有多少人馬和車輛，
與及剛到了某個地方。
有時從老鄉和村童的口里，
我就會知道關於敵人更詳細的情況。

我把敵人的斥候、部署、企圖，動向，
都詳詳細細的寫在圖表上。
在迷蒙的夜里，
我又像一顆流星，
一枝連續的箭，
看準了沒有人的路段，
從這個村庄飛向那個村庄。

遠處的隄基上，
好像有馬蹄聲在响。
我急急的伏在麥田里，
將命令和圖表咬在齒縫間。
我想起了國家交托給我的重任，
三萬多個同志底生存。
如果敵人發覺了我，
我就將它一口吞進了肚囊。

我伏在麥田里，
心兒貼着祖國的泥土在忐忑响。
偉大的祖國的懷抱在撫慰着我，
我決意犧牲自己保衛祖國的危亡。
爬蟲在我的臉上爬，
但是我竭力隱忍着呼吸
牙齒咬在嘴唇上。

我伏在麥田里，
漸漸聽到步伐聲馬蹄聲砲聲笨重的交响，
水壺和槍桿的磨擦聲經過了我的身旁。
我緊緊的將身體貼在麥田里，
心兒忐忑的跳着，
但是我極力隱忍着呼吸
不敢聲張。
我害怕，我憎恨——
風兒很像故意吹動的麥稈。

我伏在麥田里，
步伐聲，馬蹄聲，
槍桿和水壺的磨擦聲，

由近而遠，
漸漸的，漸漸的，
遠得幾乎聽不見，
但是我仍然不敢仰頭探望。
只聽到蚯蚓蟲聲，
在大地的心臟里咳嗽。

我從麥田里爬起來，
身體浸滿了冷汗。
把齒縫間的圖表命令緊緊的握到手里，
眼睛望着指北針的方向。
在迷蒙的夜里，
我又像一顆流星，
一枝連續的箭，
看準了沒有人的道路，
從這個村庄飛到那個村庄。

· 一 水 車 ·

北方的大草原，
狂暴的風砂隨風了人們的臉，
汾河的水在流着，
龐大的水車在吱吱吱吱的旋轉，
呂梁山像一隻雄猛的鐵獸站在前面。
日本兵綁來了，
一個山羊鬍子的老頭，
要他跪在草原上，
亮晃晃的鋼刀在他的頸上一閃，
腥紅的血，
流在水車的傍邊。
汾河的水在流着，
龐大的水車在吱吱吱吱的旋轉。

北方的大草原，
夜的露水刺骨的冰冷，
汾河的水在流着，
龐大的水車在吱吱吱吱的旋轉，
大熊星像生了角的在那里閃光。
日本兵捉來了
一個年輕的村婦，
把他的衣裳剝得赤裸裸的，
在水車的前面輪流強姦，
靜寂的夜的草原上，
嗚咽着女性求救的尖音。
汾河的水在流着，
龐大的水車在吱吱吱吱的旋轉。

北方的大草原，
曠野的熱風在平原上掃蕩，
汾河的水在流着，
龐大的水車在吱吱吱吱的旋轉，
暴烈的太陽像一隻油蒿草在頭殼上。
日本兵押來了
兩個粗野的農民，
給了他倆兩把鋤頭，
要他親手掘成一個大洞穴，
一隻馬靴將他倆送下了洞坑，
上面用泥沙密密的蓋掩。
汾河的水在流着，
龐大的水車在吱吱吱吱的旋轉。

北方的大草原，
黑雲像是沉重的鐵塊掛滿了天邊，
汾河的水在流着，
龐大的水車在吱吱吱吱的旋轉，
霹靂的旱雷擊穿了這個鏽的天。
滂沱的雨水，
奔瀉的山洪，
原野上飛揚着霉腐的腥臭，
死白色的頭顱堆成了一座山崗，
雨水把頭顱沖激着，
一個一個流過了水車的傍邊。

汾河的水在流着，
龐大的水車在啾啾啾啾的旋轉。

北方的大草原
曙色在天角處瀰漫，
汾河的水在流着，
龐大的水車在啾啾啾啾的旋轉，
雨後的太陽閃耀着復仇的金光。
無敵無盡的游擊隊，
圍困着一羣日本兵，
槍砲，大刀，手榴彈，
在他們的頭上迸發出火光。
曠野的風在怒吼，
呂梁山的鐵獸在震抖，
汾河的水在流着，
龐大的水車在啾啾啾啾的旋轉。

北方的大草原，
鎔色的太陽閃耀着勝利的光芒，
汾河的水在流着，
龐大的水車在啾啾啾啾的旋轉，
中國的農民在原野上歌唱。
一簇簇的鷹隼，
在天空里翱翔，
飛鳴着啄食，
日寇的騾驢，
死白色的頭顱山崗上，
重新鋪上一層日軍的頭項。
汾河的水在流着，
龐大的水車在啾啾啾啾的歌唱。



母親！
當我在北戰場上，
得到了你的死耗，
我的心是多麼的痛苦，
從二萬里之外，
飛回了家里。
但是我不能回去，
不能拋掉我戰鬥的任務。
祖國的命運是這般的艱危，
敵人還在我們的國土。
爲了祖國，
爲了祖國的生存，
我們須要戰鬥！

我想起：
幼年時代我倆母子的兩個。
在一所僻靜村莊里，
夜讀後我已先睡。
醒來時，
淒涼靜寂的夜空，
破爛的木窗格處，
已滅過了三更的梆子，
你還在毛黃的豆油燈底下，
伴着疲累的紡織車吟哦。
我兩次三次的叫你去睡，
你總是不理。
我要起來替你紡紗，
你又是板起了臉孔生氣。
你說這是女人家的事，
要我好好的睡足精神，
明天早點去唸書。
爲了生活的磨折，
你急劇地一天天衰老。

十六歲的時候，
我離開了家鄉，
第一次走進城市，
繼着又到東洋去讀書，
回國後又遇了民族生死存亡的戰事。
爲了正義，
爲了真理，
爲了國家民族的生死，
我挺起了槍桿，
從祖國最南的海邊，
走到太行山，河南，山西，
在民族鬥爭的最前線，
執行了保衛祖國戰鬥的任務。

你的兒子，
離開了母親的身邊，
已經有十年長的日子。
當我們從戰場下來休息的時候，
我時時都在想起了你。
你艱苦了一生，
沒有過過一天好日子。
我想將來我們打勝仗回來，
唱着勝利的凱歌，
佩着民族戰士的光榮獎章，
舉起中華民族的國旗，
回來安慰你。
那時你一定歡笑得不曾說話，
緊緊的抱着你的兒子，
流着欣慰的老淚。

我真夢想不到，
在北戰場上，
得到了你的死耗，
我的心兒在碎裂，
我的眼睛在發花，
悲哀的心情絞殺着我，
在我今世的生命史里，
再沒有幸福叫「母親」這兩隻字。
我苦痛的想念着你，

你艱苦了一生，
沒有過過一天好日子，
母親！
怎麼你不等你的兒子戰勝歸來，
就這樣死去？

我真夢想不到，
我們的最後勝利還未到來，
你就離開了人世，
永遠的離開了你的兒子。
我從二萬里之外，
在北戰場上，
得到了你的死耗，
我的心兒是多麼的苦痛，
早已飛回了家里。
但是我不能離去，
不能拋掉我戰鬥的任務。
爲了祖國，
爲了祖國的生存，
我們須要戰鬥！
母親，我捧着敵人的頭顱來祭祀您！

馬 燈

夜，是無底的黑暗，
天空里沒有月亮，
也沒有星星，
破爛的廟角，
只看見一隻渾黃的馬燈，
寒冷的夜風吹着它，
在灼灼的閃。
寂靜的夜的心臟，
在黑暗里透出一股神秘的力，
戰士們的鼾聲在密集的响。
這是黑夜里看不見的熱烈的火，
——是呀！他們已經戰鬥了七天

炊事兵在燒着他們明晨的小米飯，
幾堆野火在燒熱了
這個寒冷的夜空，
豆稈在火堆里燃燒着嘩喇噠，
馬伕們拌好了稈料，
圍着火旁取暖，
擦着血紅的眼睛，
爲着提醒疲勞，
大家無言地抽着旱烟。
在這無底的黑暗的大夜里，
只聽見馬在槽里嚼草的聲音。
——是呀！它們今天在疆場上，
已經跑了一百八十里飢餓的途程。

夜是無底的黑暗，
天空里沒有月亮，
也沒有星星，
破爛的廟角，
只看見一隻渾黃的馬燈，
幾堆野火燃燒着豆稈嘩喇噠，
有時爆裂出幾粒火星。
戰士們的肝膽，
馬槽里的嚼草聲，
原野上的秋蟲聲，
都在無底的黑暗的大夜里，
歌頌着一股神秘的生命。

六月流火 (報告詩)

六月的太陽像是一輪火球，
中國農民憎恨的火，
却比它強一萬度。
熱的風，火的流，
勵盪着中國
民族鬥爭的歷史，
侵略者張開了食人的血口，
真理的烈火却燃燒着它的咽喉！

中國農民的巨手！
千萬隻鐵的拳頭！
粉碎侵略者的迷夢，
爲人類的正義，和平，爭鬥！
男的，女的，
舉起了鏃鏑鋤頭，
破壞公路！
不讓日本鬼子到我們的鄉土。

在酷烈的太陽底下，
有些六十多歲的老頭，
一面流汗一面喘氣，
然而他的興奮，
使他忘記了自己的年老。
有些年青的村婦，
在瓦礫上放下了她的孩子，
赤着臂膊，
袒着胸脯，
衣袋處露出一隻，
剛喂完了嬰孩的大奶。
急鋤，急剷，
破壞公路！破壞公路！
完成法西斯資本主義的崩潰！
破壞帝國主義侵略者的道路！

破壞公路！破壞公路！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拔橋樑，挖壕溝，
火的沸騰，力的洶湧，
千千萬萬集鐵的巨手，
在中國的領土上挖成了帝國主義的墳墓！
把侵略者銷滅在中國的疆土！
六月的太陽像是一輪火球，
中國農民憎恨的火，
却比它強一萬度！

日軍的坦克車大砲隊不能前進，

在附近的村莊裡屠殺人民。
一座破廟的土壤，
綑縛着三百多個
將死的老頭，
柔弱的婦女，
啼哭着的嬰孩，
面對面的排成了數行，
大行施斬！
砍碎了的手臂，足脛，人頭……
有的割去兩隻奶，
有的砍去了半邊面孔，
哭叫，號啼，
悲慘的聲音震破了宇宙。
狼籍的屍體一山山，
鮮紅的血像是黃河的氾濫。

村莊點起了十里火光！
罪惡的火焰燃燒着六月的太陽！
天空上飛舞着，
碎礫，瓦片，木塊，房頂……
與及將死的人的哭聲，
火，火，火，
侵襲者喋血的火舌，
在空際裡挺搖，挺搖。
——這一道真黑的火流，
在人類的歷史上照見了
侵略者殺人的魔手！

遠遠村莊外的農民，
在地裡做莊稼，耘草。
日本兵拿着槍桿，
強迫他們去修路。
六月的太陽像是一輪火球，
他們默默的低着頭，
不言不語，
眼睛却偷偷的看着他們的監視者。

一羣日本兵在路旁休息，吃飯。

修路的農民們，
從身裡討出千萬顆炸彈。
轟！轟！轟！
剛才日本兵吃飯的地方，
變成了一個肉潭。

中國農民的巨手！
千萬隻鐵的拳頭！
執着鎗鏢，鋤頭，手榴彈，
包圍日軍司令部！
裡的打，外的應，
高粱田洞裡湧出了
無數中央兵。
軍隊，農民，
一致和日本鬼子拚命！
殺！殺！！殺！！
不讓他們半個逃生！

六月的太陽像是一輪火球。
中國農民憎恨的火，
却比它強一萬度。
熱的風，火的流，
動盪着中國
民族鬥爭的歷史。
侵暴者張開了食人的血口，
真理的烈火却燃燒着它的咽喉！

黃河北岸南張光村十里火光。



天空里的
星斗，
不管它
多繁，

多遠，
都創進
我這隻
窻框上。

窻外的
松，
風，
搖曳着，
哧哧哧……

一望，
無際的，
麥田。
對江的
漁燈，
在閃光……

綿密的
雲霧；
天河，
那麼的
清朗。——
明天——
準定又是
大晴天。

我，
一隻腿，
支在窻柱上。
擦亮着
那根步槍。

明天——
我又騎上，

一匹
高駿的馬，
奔赴，
殺敵的疆場。

..刑 場..

敵兵用黑布紮着我的眼睛，
麻索緊緊的綁着我的手臂，
前面的在牽着我身上的繩頭，
槍嘴在指着我脊骨的背後。
我像是海洋中無舵的孤舟，
又像是黑夜里的葉片隨風飄抖。
吱呀的門聲一响，
一隻鐵靴把我送了進去。

我不知這是一坑陷阱？
還是一座墳墓？
撲鼻的送來一陣屍骸的腐臭。
聽見女人的聲音在哭泣。
夾雜着痛楚的呻吟和叫喊。
我想說什麼話語，
然而有一股東西塞住了我的口。
我在那里摸索。
摸着一隻浮腫的腳腿，
膠膩的液體在沾濡，
——啊！原來是一塊死人的骨頭！

第二天的中午，
敵兵把我帶了去審問。
解了我圍眼的黑布，
取出我口中的綿球。
我的眼睛在發花，
我的舌頭在僵痛，
敵人所問我的一切，

我只回答不知道。

又是吱呀的門聲，
一隻鐵靴把我送進房子裏。
這次我才看見，
一個全身裸露的村姑，
一個滿臉流血的年青夥子。
土屋的角落，
躺着一具腐爛的死屍，
屍水遍地的流着。
蒼蠅在他的身上飛舞。

我從談話中，
知道了他們的遭遇。
男的是一個船夫，
他在草田那邊，
兩年來都在偷渡着，
我們的游擊戰士，
和秘密的武器。
女的是附近村莊的農家少婦，
她的丈夫給皇軍殺死，
她忍不住松井司令的調戲，
打了他一個耳光子，
因此把她關進牢獄里，
然而她給這一羣獸兵，
一天強姦七八次。

入夜，
遠處有女人的聲音在呼求救，
也許是被強姦者的抗拒。
我從土屋的牆隙望出去，
對面一座磚屋，
透明的紙窗格處，
晃動着幾個猙獰的影子，
明明有一個強暴的身軀，
壓倒了一個無力的少女，
我知道那間房子，
就是敵軍的司令部。

深更的時候，
我聽見一串足鐐聲，
夾雜着皮鞭和槍柄的拷打，
我從他們的咒罵，
知道他是我們的同志。
我在猜測：
看情景一定是押赴刑場去。
他們臨死之前，
還在高聲的唱歌：
「我們要求民族的解放！
我們要求民族的生存！
我們是中華民族的兒女……」
歌聲和着一排槍聲，
劃破了大夜的空際。

第二天的清晨，
敵兵又把我帶去，
那個陰險的審判官，
要我供出我們軍隊的一切，
然而我又回答他一句「不知」。
於是他們拿出了竹籤，
插進我十隻手指。
問一句，敲一下，
刺痛得很像割離了心肺，
我隱忍着緊緊的咬住了牙齒。

過了一會，
竹籤抽出了手指，
但是惑惑的痛，
還是緊鑿着心底。
他說只要我供述出來，
就能赦免我的死。
然而我始終回答他「不知」。
於是燒紅了的鐵管，
燙進我的脊骨里，
一陣黑雲蓋上了眼睛，
我登時暈昏過去。

我醒來的時候，
焦爛的皮膚黏着了軍衣。
一次，兩次……
鞭打，下籤，
火紅的鐵管，
燙進骨髓里，
我真有點疼痛得隱忍不住。
但是我想起了祖國的危亡，
想起了親愛的同志，
想起了那夜臨死的歌聲：
「我們是中華民族的兒女」，
我又只說了一句「不知」。

那個陰險的敵軍審判官，
他笑開了鬼臉，
問我們的軍隊有多少同志，
我們的司令部駐紮在那里？
只要我說了出來，
就委給我一個官吏。
於是我說了，
——我說：
「中國四萬萬五千萬個同胞，
都是我們的同志。
我們抗日軍的司令部，
駐滿了中國的每一寸土地！」。

他們發怒了，
登時把我押赴刑場去，
亮晃晃的屠刀，
舉高在他們的手里。
我想——
我們沒有失敗，
我們沒有死。
我們的血，
是種子！

夜 集

夜空里一片朦朧，
恐怖的影在四周圍浮動，
灰色的幔幕底下，
有時急促的流過一陣足音，
有時三兩個人在踽踽獨行，
有時樹陰或牆角處
閃過了一個人影，
夜——
是神秘，幻想，恐怖，的大集團……

黃河的水在流，
北斗星在閃，
朦朧的夜空里，
樹影陰森的村莊，
有時靜寂得無底的空虛，怕人，
有時無緣無故的
在村頭村尾响起了激烈的狗吠聲，
黯黯中懷里偷藏着槍械的農民，
在高粱田、樹陰、牆角、村尾、村頭閃動。……

夜狼的嗥叫，
啄木鳥的噓鳴，
咳嗽和口笛，
風吹竹葉聲，
都是我們秘密的號令。
那條陰深的古巷里，
三長兩短的扣門，
裏面就會有人響應。
這兒——
就是我們今夜集合的大本營。

大會像火般的熱烈，
屋里的爐火燒紅了每個人的心。
麻子陳和蓮荷七做偵探，
阿毛姐扮新嫁娘，
老蝦公做堂倌，
周大嬸挽金漆籃，
年青的爭着要當敢死兵。
分三路出發，
準定在今夜十一句鐘。
計劃是：
「開學、埋伏、主攻」。

夜是一片的黑，
破爛的城垣上，
溜下了一個個的人影，
第一大隊的出發集合點，
是在五里外的小茶亭。
樹林與樹林之間，
時時都聽到「風吹竹葉聲」。

黃河的水在靜靜的流，
草原上彈奏着秋夜的豎琴，
朦朧的夜空里，
浮動着一隊鋼鐵的影，
夜——
是神秘的夢，
幻想的詩
恐怖的銀幕……
我們隊伍的前面，
閃耀着一顆北斗星。

青紗帳裡的太陽

青紗帳，青紗帳，
無涯無岸的高粱。
日本鬼子佔領了我們的家鄉，
家家戶戶在逃亡，
父母妻子各四散，
不知誰在那一方？
處處聞野哭，
屍體遍山崗。

太行山腳，
黃河灘上，
流浪，流浪，
有些吃樹葉，
有些吃野草，
有些吃蟲蟬，
住在水澤，
住在溝壑，
住在深山。

有的將死的老頭，
有的無母的嬰孩，
有的年青的母親發瘋地尋找着她的兒郎。
痛哭，號叫，瘋狂，
悲慘的聲音在天空裡震蕩。
侵襲者親手描繪出來的世界，
是血和淚的交噴。

逃亡，逃亡？
逃到何處得生存？
中國的領土上已沒一寸安全的地方。
父老兄弟，
爲着國家，
爲着祖宗，
爲等自身？
我們不如反抗！

反抗，反抗，
在血泊裡舉起我們的鋤頭刀槍，
從死的裡面去求生存，
我們再也不能忍受殘暴者的屠殺，
做一隻馴服的羔羊，
只要反抗才有出路，
只要反抗才能得到民族的自由解放！
父老兄弟，
中國的同胞，
起來，起來，
大家一齊幹！

老頭子，做偵探，
小兒童，放暗崗，
男的，舉起了鋤頭，刀槍，
女的，救護，看井，洗衣，燒飯。
一個英勇的游擊隊，
實現着民衆武力的好榜範。
幹！幹！幹！
大家一齊幹！
有錢的出錢！
有力的出力！
有命的出命！

我們沒有黨派，
我們沒有階級，

只要爲民族而鬥爭，
反侵略的抗戰！
我們都來互相握手，合作，
團結在一條陣線。

澎湃的力的呼號！
在宣誓臺前，
舉起了千萬隻鐵拳，
洪亮的吼聲，
衝破了霄漢。
像是山崩，
像是海嘯。
「我們要給打擊者以打擊」
「我們要把侵略者銷滅在中國的領土上」
爲着國家民族的生存！
爲着人類的正義，和平，解放！
上前線殺敵，
每個中華民族的兒女，
每一個青年的先鋒隊員，
都要爭先，
殺！殺！殺！
殺得敵人一個不存！

銀白色的月亮，
明靜地照澈濃墨色的樹影，
長長地拖在地上，
我們游擊隊從大夜裡摸素前進，
樹影底下潛過了黑色的人影，
一圈，一圈……
有的提着飯籃，
有的挑着鍋竈，
有的執着棍棒、袖鏢、斧頭，刀槍。
敵人從前面進攻，
我們却襲擊敵人的後方，

青紗帳，青紗帳，

密密的高粱，
我們匍匐在高粱田上。
蝦蟆格格叫，
蟲聲，咬啣，
夜空裏閃爍着繁星，
浮出一顆澄澈的月亮，
我們從高粱田洞裏，
慢慢爬近敵人的營房。
夜風吹着高粱葉唿唿唿唿。

轟隆一聲號砲，
一羣蜜蜂螞蟥罩住一地甜糖
那些「馬鹿野郎」的賤貨，
一個一個抱頭鼠竄，
棄中掉槍。
我們的大刀隊殺下來，
有的把頭藏到土堆裡，
有的雙手掩着眼睛不敢看，
有的跪下去哭求
有的叫「中國爸爸饒命」。
那些可恨又可笑的傢伙，
無耻地，醜態地，
在我們面前暴露出他們的可憐相。

全勝的歸途，
我們揹上了我們光榮的戰利品，
——日本鋼盔，日本槍。
這是我們值得榮耀的紀念品哪！
我在上面刻上了「某年某月某戰場」
日本皇軍親手奉送給我的三八槍，
將來抗戰勝利之後，
我將牠擺在博物院裡。
讓世界的侵略者慢慢去回憶，
讓我們的子孫後代永遠去鑑賞。

繩索牽回了俘虜一班班，

解到山寨里去審問，
他們也是被壓迫的勞苦大眾，
離開了他們的愛妻，兒女，
故舊的鄉井，
美滿的家庭。
天天垂淚，
望着異國的丘墳。
「歸國，回家，
已成破碎的夢幻！
今日？明日？
——是我們死的時辰？」
他們是侵略者的爪中物，
變安獅子的犧牲品。

我們不殺他，
救護他，
安慰他，
優待他，
訓練他，
代他們寫家信。
和他們攜手，
叫他們參加到我們反侵略的陣營。

老百姓一羣一羣，
要來看俘虜，
看日本人。
看他們長得多兇狠？
他屠殺過他們的父母妻子，
他焚燒過他們的房屋，
他強姦過他們的女人，
這些仇恨永遠鐫刻在他們底深心。
他們要來看清楚他們慘毒的臉相，
看出了他們的人面獸心！

破陋的窖洞——臨時監獄，
牢困着俘虜數十名。
我們的掌監被老百姓的熱情感動，

牢門一開，
瓦礫石塊亂投亂滾，
有些要咬他的耳朵，
有些拿刀要割他們的肉片。
老百姓那種樸素的情感，
熱誠的衝動，
真的！他們永遠不會忘記侵略者的仇恨！

經過我們的解釋，
說他們也是被壓迫的勞苦大眾，
他們離開了家鄉，
離開了父母妻子，
到這裡來作侵略者的犧牲。
老百姓明白了又覺得他們可憐，
有的撫摸他們，
有的送給他們半個乾食糜，
有的在身上脫下衣裳來給他們禦冷，
啊！農民是那麼真摯，樸實，誠懇。

我們的勝利！
老百姓熱烈地自願募捐慰勞，
老婆婆拿出一隻大母雞，
大嫂嫂一夜打起了七雙布鞋，
小三姐親手攆來一籃大雞蛋，
年青的在黃河灘上網來了，
肥大的黃河鯉魚一担担，
一個討飯的老頭子從腰包裡，
討出十多層紙屑包好了的五角錢。
人們可憐他的窮苦，
勸他留着不用捐，
他流着誠懇的老淚哀求：
「你們不要嫌這區區的五角錢，
可惜我的兒子死了不能再多賺一點，
雖然我沒有珍貴的禮物，
但這在於敬意不在錢。
我這一點區區不足道的意思，
請你爲我達到忠勇的抗戰將士們！」

「老鄉，你們的熱情真够使我們我難受。
你們的懇誠我等祇有感激，
你們的禮物我們却不能領受，
因為你們的生活是那樣的貧寒。
你們年年的辛苦飢餓，
這些魚肉請留給你們飽暖。
我們游擊隊吃的有
大豆和高粱
倘若你們有錢可以拿去買子彈，
我們一顆子彈要銷滅一個敵人！」

「這一點小小的禮物你們再不能推辭！
你莫嫌他粗賤不希奇，
這是我們老百姓忠誠的眼淚，
你們在前方打仗
我們在後方安居。
你們不辭勞辛，
你們出生入死，
你們保衛國家，
你們捍衛國土，
你們是中華民族的好男兒！
你們是英勇抗戰的好將士！
我們這點區區的小意思，
你們千萬別再推辭。
我代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
向你們叩頭敬禮！
你們再不接受這個禮物，
我將跪下去不起。」

勝利！勝利！
一個慶祝會的晚上，
正義的呼號！
熱情的沸騰！
千千萬萬的人羣，
像是一個海，
像是一座山，
澎湃，洶湧，
在中國的大地上。

激昂的演說，歡呼，叫口號，
「全世界一致起來制裁侵略者！」
「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去！」
「民族解放萬歲！」
「抗戰勝利萬歲！」
「中華民族解放萬萬歲！」

演劇，跳舞，
提燈，火炬遊行。
傳單的紙片在天空裡飛散飛散……
千萬點燈光，
火炬的行列，
勝利的光明照澈了中國的大地上。
熱，流，光，火，
跳動着，閃爍着，
民族解放的歌聲，
在尖銳地刺激着人們的靈魂！

光榮的創傷，
我們的手臂上結下了一朵疤痕。
啊！這是榮譽的紀念獎章啊！
我將誇耀給我的父母兄弟，
與給我的愛人！

青紗帳，青紗帳，
無涯無岸的高粱。
高粱的稻穗彷彿醉紅色的珠粒，
玉蜀黍很像琥珀的圓球，
小米更是那麼的可愛，金黃。
一串一串重重地垂在田牆上，
八月的風吹拂着在搖映，搖映，
大地裡變成了滿海黃金的波浪，
金光在太陽底下反射着絢爛的光芒
我們游擊隊在大規模的
展開了幫助農忙！

我們的游擊隊員，
男的分散到田埂裡，
女的分散到家庭裡，
在幫助農忙。
收玉蕉，刈小米，割高粱，
幾千萬的農夫在黃河北岸的大地上。
赤着臂膊，
俯着身腰，
執着鐵刀，
在收獲他們一年來的血汗。
各處的鐵刀在實辣實辣响。
阡陌上的牛車，像流水般的來來往往，
一車一車的載滿了高粱稈櫨。

風磨在轉，
石磨在轉，
年青的村姑束上了白頭巾，
在噼啪噼啪的篩粉麵。
小毛驢拖着石磨在啾呀啾呀的旋轉，旋轉。
小黃牛抵着小秋香的丫角響哦哦叫，
臉皮繃鬆的老婆婆，
拿高粱桿錙着蚱蜢籠哄她的乖孫。
黃金色的粟米，玉蜀黍，高粱，
攤滿了晒穀場。
工作的餘暇我們給他
講英勇的抗戰故事，
爲着祖國，爲着我們的生存，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大家都要總動員！
我們跟他融成了一家，
他和我們打成了一片。
我們跟他認乾大，乾兒，
乾姐，乾妹，
拜契乾爹娘。
我們跟老百姓是一家，
老百姓和我們是一團，
一團，一團，

一團鐵的力量！
我們抗戰軍隊的後面
無窮無盡的老百姓！是

農忙過後的一天，
在一個寬廣的廣場上，
千千萬萬的農民們，
不怕酷烈的太陽，
臉頭脰背流滿了酸汗。
我們捉來了兩個漢奸，
他的胸脯印上了一個紅色的太陽。
我們在那里開鋤奸大會，
叫老百姓來裁判。
熱烈的農民們，
高舉着鐵拳大聲叫喚：
「殺漢奸！殺漢奸！」
「我們大家都來殺漢奸！」
「我們要切他的耳朵！割他的肉片！」
「把中國的漢奸全數殺盡！」
「漢奸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公敵！」
「漢奸是出賣祖宗的醜種！」
壯烈的聲音在那裡喧嘩，沸騰。
中國的老百姓對漢奸是多麼的痛恨！

茫茫的白砂風，
漫天的霜霧。
雪在沉沉地下着，下着，
鋪滿了山嶺，簷宇，
一個銀淨的世界，
一張銀白色的圖畫。
太行山上的草木，
變成了透明的水晶樹，
一個老百姓拿着一封鷄毛信，
飛跑——飛跑——
頭髮上的汗珠凝成了一株株的冰柱。
深夜，深夜，
他不知道寒冷，

他不知道疲倦，
也不知道一天晚上跑了幾百里？
他的心裡只知道爲着祖國服務，
急急！！急急！！
報告敵人的軍署！

雪後的月亮是那麼的冰冷，
照徹了粉白色的山道。
男的，女的，拿着鋤頭刀鋸，
在破壞公路。
有的婦人背着小娃娃，
赤着胸脯在急鋤，急鋤，
吭哧吭哧的聲音在那裡唱和。
一曲緊張的力的合奏，
一幅興奮的幹的場面，
在描繪着中國民族鬥爭的歷史。
他們不管任何的辛苦犧牲，
他們不問甚麼的代價，
只要把敵人銷滅在中國的領土。
鋤，鋤，鋤，
在中國的領土上鋤好了
帝國主義的墳墓！



二百里之內
老百姓完全搬清，
把糧食搬光，
把井填平，
房屋點起了萬丈燒天的巨火，
這一把火炬啊——
在人類的歷史上照出了
侵畧者吃人的魔手！
在未來的世界裡照見了
真理的光明！
啊！烽火，烽火！
中華民族解放的烽火！
世界和平革命的烽火！
多麼的燦爛！輝煌！

餓死敵人！
渴死敵人！
一切都是無助的，無物的，
——孤立的暴君！
在中國的領土上，
在東亞的死海裡，
要把你埋葬！
你腥臭的屍體爲萬世唾棄！

青紗帳，青紗帳，
又是五月的風涼
高粱的嫩葉是那樣的翡翠清香。
高粱桿織成的天然帳幔，
就是我們游擊隊的營房。
我們睡在高粱田洞裡，
凝望着白雲的天。
蜂蝶紛飛着，
在高粱的梢葉上，

青紗帳，青紗帳，
無涯無岸的高粱，
五月的晨風吹拂着
高粱的葉片噁噁噁噁。
一串串翡翠的露珠，
穿在高粱葉上。
假的太陽沉沒下去了
碧海裡湧出一輪旭紅的太陽。

于黃河北岸。

12165

詩長征叢書之一 殺人交响曲 影 痕著 \$0.90

詩長征叢書之二 五月的農村 影 痕著 \$0.70

詩長征叢書之四 街 頭 影 痕著 \$0.60

海星詩叢之一 未 穗 集 牧 丁著

海星詩叢之二 黃河的激流 影 痕著

海星詩叢之三 出 發 姚散生著

海星詩叢之四 未 名 艾 漠著

海星詩叢之五 未 名 夏 天著

詩 集 國際縱隊 雷石榆著

詩 集 自由的旗幟 覃子豪著

譯 詩 集 裴多菲詩集 覃子豪譯

詩 集 萩 華 集 牧 丁著

• 預 告 •

血、是我們流的！(二千行長詩)

影痕著——在鐸印中

33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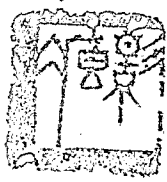
祖師

敬奉
教王

學生

影

痕



詩長征叢書之三

水 車

著 者
影

痕

編 者
廣東通訊處曲江黨風路中華留日同學會
海星社
總社成都東坡根街八十一號

經 售
曲江風度北路五號
中國文化服務社廣東分社

印 刷 者
曲江河西印刷工業合作社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月初版

初版 1—1500冊

6160

廣東省圖書館雜誌館查處編查圖字第
四冊第八號

